

精短美文

Jing Duan Mei Wen

生命的痛我的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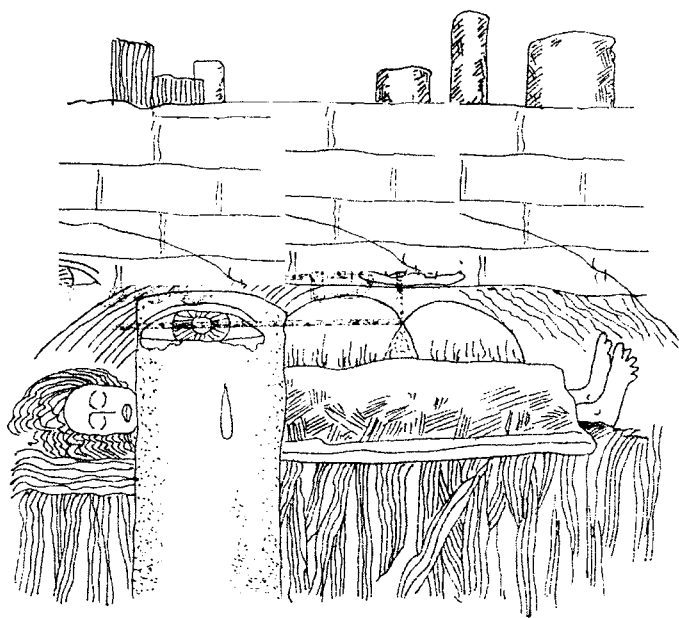


我们流浪在地球的表面，
每个人都在猜想，世界末日究竟会
是哪一天！

精 短 美 文

生命的痛我的痛

jing duan mei wen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精短美文 / 黄祥芳编. —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12

ISBN 7-228-08481-0

I. 精…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8586 号

责任编辑: 李明阳 范勇胜

封面设计: 立 革

责任校对: 苏 仙

技术编辑: 汤慧娟

精短美文

黄祥芳 编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830001

经 销: 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武汉市佳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1230

字 数: 670 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0 册

总 定 价: 48.00 元 (全四册)

(发现质量问题请与厂家调换)

目 录

紫陌红尘

心灵的去处	李明锦	2
功勋	鲍里斯·波列伏依	4
不能过去的往事	潘 军	6
错过	争 平	8
咬舌自尽的狗	林清玄	10
谁都不满意	陈 彤	12
父与子	尤 金	15
山里女孩,你还好吗?	佚 名	17
劳劳	周大鹏	19
浔阳楼上说书人	张 聪	22
一个民工的月账本	佚 名	25
杂感幸福	陈建斌	29
审判室	王尔德	31
追逐飞机的孩子	黄闪闪	33
宽容	房 龙	37



西北老汉	王 晔	40
为娶上媳妇而战	佚名	43
髻	琦 君	44

懊悔的玫瑰

忘记的姿势	叶倾城	50
心灵深处有最爱	刘 墉	52
用我的眼睛去看世界	李名燕	55
真情	殷健灵	58
因为爱你	默 之	61
晚点	邢庆杰	64
金丝雀	川端康成	67
万幸	符·斯维利多夫	69
茶女	叶细细	71
留给情人的蓝雪花	张小娴	73
爱是不能忘记的	张 洁	74
婚姻的隔壁是什么	叶 桑	78
因为深爱,所以离开	关 鸿	83
野百合没有春天	黑 白	88
爱情秀	王开岭	92
初秋	兰斯顿·休斯	93
一百年不变	叶落秋	95
天意	唐炳良	98

爱的过程与结果	余 博	100
王仁先	刘亚洲	102

恋恋家园

七色花的心愿	晨 露	108
父母来信	殷 卫	110
台北闹饥荒	林清玄	111
父亲	芥川龙之介	113
永远的白手绢	詹 妮	115
和爸爸的电话约定	张 靖	117
守望	巫 蓉	119
墙上的母爱	陈志宏	122
生死在于一“爱”间	珊 安	125
面对古老的选择	尤天晨	127
遗嘱	谷云华	129
拾荒的母亲	苏梅华	131
第一个守候的女生	于筱筑	135
母亲	罗 西	140
父亲买的保险	詹姆斯	141
痴心石	三 毛	143
我的旅行伙伴	波义耳	146
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	马 德	149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	杨国华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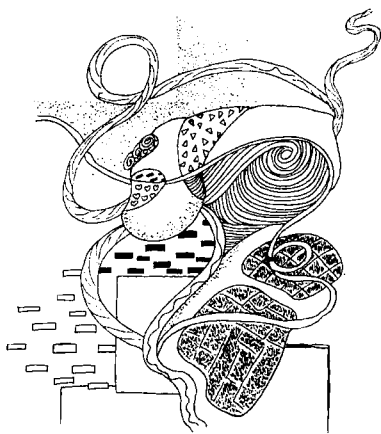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佚名	154
谎言如诗	李培俊	158

独守苍茫

千年的美丽	东方兰子	162
挪威的森林	佚名	164
梅妃	张晓风	166
旗袍的花样年华	林叔同	169
雪中芭蕉	林清玄	173
用“傻话”给爱疗伤	佚名	177
音乐的精神	甘荷草	183
不是我教你坏	苏小妹	187
回归之路	唐韵	190
谁还梦想	王俊义	195
临水照花	程黛眉	200
绝版的周庄	王剑冰	203
沉船	高洪波	206
海水也无法冷却的心灵	王开林	209
“哭墙”无泪	耿林莽	214
普罗米修斯	卡夫卡	217

紫
陌
红
尘

对于人来说，
尤其是对于孤独和痛苦的
心灵来说，
寻觅魂灵的去处，
找寻精神的家园的理解、
感悟和敬重，
这才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需要的。





心灵的去处

□ 李明锦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央视《半边天》周末版关于刘小样的访谈，但我完全可以肯定地说，只要看过的人，无不对八百里秦川间的这位西部女子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无不为黄土高坡上这样一位乡村少妇深深地震撼。而这一切，不是因为她的美丽或丑陋，不是因为她的富有或贫穷，也不是因为她的幸与不幸、凡与不凡，而是由于她因孤独因痛苦因思考因思变而发出的心灵的颤音！

刘小样，集丰衣足食、夫君称心、儿女如意、老人慈爱等诸多幸福于一身，拥有许许多多乡村女人渴望拥有却未必拥有的刘小样，在黄土高原雄浑厚重的背景下，面对洋溢着现代都市知识女性气息而又极富亲和力的央视主持人张越，如黄河决堤般地敞开了封闭太久的心扉，倾诉着压抑太久的心曲——

尽管村后就有一条高速公路，她却只能和村里所有的女人一样，无法挣脱有形无形的羁绊，走出蛰居的山村。

没有书报可看，她只能“读”电视，“读”《半边天》，甚至“读”午夜时分的《读书时间》。

为了不让自己淹没于黄土地的土气，她特意选择浓艳的大红作为着装的主色。

她喜欢打开窗户，一个人，凝望不远处阳光照耀下的小树。

当丈夫有一天终于带她来到不过九元钱车程的西安时，站在

古老的钟楼下，面对现代都市里漂亮优雅的女同胞，她为自己的巨大反差放声大哭。

一双正在读小学的儿子成为她最好的朋友和心灵的寄托，她为女儿知道几千年前有个孔子而喜不自禁。

她甚至哲人般地发出了“宁要痛苦，不要麻木”的心灵呐喊！

有幸看了这档精品访谈节目之后，我久久不能走出刘小样给我带来的感动和感染。刘小样哽咽着说出的那句“宁要痛苦，不要麻木”，久久在我的耳际和心头回荡。而张越在此后所透露的一个幕后采访情节，更让我再一次吃惊于这位乡村女性的孤独和深刻。

在采访刘小样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与其姊妹般相处的张越，一再盛情邀请刘小样到他们所住的宾馆看一看、住一住，可刘小样一直不愿答应。张越他们认为她不会来了。可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刘小样突然来到宾馆，一进张越的房间便抱住张越放声痛哭：“你们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你们又把我一个人留下了……”这一哭就是20分钟！

天下之大，竟然没有一个人心灵的去处——面对刘小样的诉说和痛哭，我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

对于女性来说，尤其是对于孤独和痛苦的心灵来说，寻觅灵魂的去处，找寻精神的家园的理解、感悟和敬重，是我真正所要表达的，因为对包括她和我本人在内的所有人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需要的。



功 勋

□ 鲍里斯·波列伏依

这事发生在 1945 年 4 月末，当时战斗在柏林中心进行。接受了报道该战况的任务之后，我决定到火车站去。我好不容易才走到市中心的铁路上，这里正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在我军和德军阵地之间，横着一条宽阔的大街。在一幢被毁坏了的楼房附近，躺着一位已经死去的德国妇女。她身边有个小女孩，还活着，大约三四岁。

当战斗的喧嚣沉寂下来的片刻，就会听见小孩大声的啼哭声。这绝望无助的哭声，震撼着这块土地。

突然，我看见一位苏联红军战士向小孩爬去。法西斯匪徒开起枪来，可是战士仍朝着女孩的方向爬，爬到了她身边，他将她抱了起来。射击停止了，呈现出一片可怕的寂静，在这寂静中，大家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哄小孩。

战士往回爬了，打死他并不难，可是对方没有开枪。只是当他已经到了自己人跟前时，才传来一声枪声——一个狙击手开枪了。战士竭尽全力将女孩交到同志的手上。大家听见他说：“把女孩接过去，我好像受伤了。”

第二天我决定找到这位战士，更详尽地了解一下他的情况。我被告知，他住进医院了，伤势十分严重。我驱车赶到医院，见到了这位战士，我获准探视 5 分钟。

5 分钟能做什么？由于虚弱，战士几乎不能说话。了解到的

情况不多：卢基扬诺维奇·特里丰·安德烈耶维奇，明斯克居民，战前在一家无线电厂当工人。战争初期参加了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作过战，在那里他受了伤，获得了他的第一枚红星勋章。不久，又获得了红旗勋章。

当被问到家庭情况时，他低声回答说：“我没有家。”“以前也没有？”“有过。有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都死在明斯克。我也没有父母亲。法西斯匪徒烧毁了他们居住的村子，所有的村民都被枪杀了。”

卢基扬诺维奇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几小时后，他因伤势过重而死去。那个时期，在柏林的大街上，还发生了一件与上述情况相同的事。战士尼古拉·莫索诺夫在猛攻德国国会大厦时，也救出了一个德国小孩。

两位苏联红军战士在柏林建立了同样的功勋。为纪念他们，苏联雕塑家叶甫根尼·堆克托罗维奇·武切季奇制作了精美纪念碑，矗立在柏林，碑前总是鲜花不断。





不能过去的往事

□ 潘 军

1988年夏天，我从北京参加一个会议回来，乘的是软卧。那趟车于傍晚时分由北京站开出，将于翌日中午抵达合肥。

时值酷暑季节，软卧车厢配有空调，让人感觉还是很舒服的。我是下铺，对面是一个老人。他的衣着很简朴，模样像个老农。我便有些奇怪，那年月坐软卧是要凭什么特殊证明的。心想，这老人大概有什么人在北京，否则是进不了这种车厢的。

在老人的上铺是一个戴眼镜的、长相斯文的青年。这个青年人一上车就躺在床上看书，好像还是本英文书。那个老人呢，原先也是躺下的，却一直沉默着。

这样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便觉得有些寂寞了，想主动和那个青年说话。我就问他，到哪里？他说：“合肥。”我感觉他不是合肥人，就又问是出差还是旅游，他说：上学。他说他是从日本来的，到中国科技大学当访问学者。而且，他笑容可掬地表示自己的汉语水平有限，汉语说得不好，问我能否与他用英语交谈？我说：“那就更不行了，我的那点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青年听了我的话表情有些尴尬。我这点幽默他显然没有听懂。但在这时，对面那个老者似乎是下意识地插了句：“你们最好谁都别说。”听口音他是安徽人。说完，这老人就沉着脸去了车厢外，以后就一直坐在狭窄的过道上。这让我有些不悦。列车是公共场所，旅行中的交流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想这老头也真是太古怪了。不

过，即使老人不说什么，我们这个包厢也照样是沉闷的。

日本青年后来还是看书，那位老人也还是坐在外面。我虽然进进出出，却因为无人交谈而十分无聊。

不久列车停靠在天津，老人下车站了一会儿，顺便从月台上买点当地的特产。夜渐深了，我感到有些疲乏，就随便找了张报纸躺下看，没多久也就睡去。等我醒来，列车已经抵达了济南。我走出来，看见老人又在月台上买特产。过了一会儿，老人回到车厢，把那些特产集中到一只折叠的旅行袋里，又坐回过道上。他的床铺还是整齐的样子，说明他一夜未睡。

我无话找话地问道：“几点了？”老人便亮出藏在衬衫下的一块“劳力士”手表，说：“刚过一点。”我着实有些吃惊，无法对老人的身份做出判断，但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了。我想我应该趁着他情绪好的时候同他聊上几句，就问：“您是从北京探亲回来？”老人说：“我路过北京，回安徽舒城老家探亲。我是从那边来的。”我这才明白，他是位“台胞”。或许从前是国民党老兵吧！我没敢问，只说：“有很多年没回来了吧？”老人说：“四十年了。”列车在这一刻开动了，灯光忽明忽暗地照在老人的脸上，但我还是能看到他的表情显得很复杂。他沉默了，我也不便再多问什么。

列车在漆黑的原野上奔驰着，发出的声音却异常空洞而悠远。老人打了一个哈欠，我便说：“您去睡吧，到合肥还有十个小时呢。”老人摇摇头，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我头上睡着一个日本人，我不能睡在日本人的下面。”我心里剧烈地一颤：原来是这样！

这件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却完整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一点颜色也没有退去。很多次，它都从记忆的深处泛起。



错过

□ 争 平

现在我仍然记得那个得肺病的孩子，那个苍白瘦弱的初一同学。他坐在我的座位后面，那个位置使他的脚经常穿过课桌的空当踩到我。上课的时候，我听得最多的不是老师讲课的声音，而是他咳嗽的声音、吐痰的声音。因为他的肺病，班里的同学都拒绝跟他玩，拒绝和他讲话，所以我总记得他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里，目光散漫而空洞。

但是他每天都要找我一起上学，他把我看成朋友。我们居住的地方实际上相距很远，但他总是绕道去我家喊我上学。他背着一个蓝花布制的书包，里面装着几本书，分量并不重，但他总是塌着腰，不住地咳嗽，一副力不能支的样子。

人多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喜欢他了，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他。我顺势而行，也故意和他拉开一点儿距离，他却不能察觉，依然热情地靠近我，执著地诉说着什么，但那时我已觉得烦躁了。

大家都觉得他脏，嫌恶地对待他，很少有人愿意接近他，他总是处于很孤独的境地。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那时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群体对个体拥有的那种权威优势和主宰力量，看到个体在这种群体力量的威压之下的胆怯和软弱、自卑和无助。在学校，他像一只幼鼠一样惶惶不可终日。

但他的功课却极好，各科均在前列，几何这门被我们认为最

头疼的课程他学起来却如鱼得水。数学老师每次发问，他总是率先举手，答案总令老师满意。他是试图以此建立自信，以此赢得他人的善意和友爱的。但这样做的结果使更多的同学敌视他，他发言完要坐下时，凳子就被人从后边抽去，结果他跌到地上，引来满堂的哄笑，笑声中充满报复的快感和阴谋得逞时的狂欢。

人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实际上我并不怎么反感他，但在人群中我对他的态度就变得暧昧不清。我虽然知道一个人在艰难时刻对友谊的渴盼，一份友谊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支持和温暖啊，但我就是不能当众给予他这一份友谊，我甚至当众也参与对他的起哄、攻击和伤害，参与拍拍子和哄笑。我冷漠甚至残忍地看着他受伤以后那种绝望的目光。

他是班里缺课最多的同学，有时上午的课还没结束，他就背上书包走了，下午就不来了，有时则是好几天不来。老师也很不满意，他来了就当全班同学的面刻薄地指责他，对于这些他也不解释，垂着头发稀黄脸色苍白的脑袋，那细弱的脖子如同秋天枯萎的瓜秧。那时候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他。我们依附和顺从于一个群体的意志中，我们被训练得没有个人的意志，没有个人的情感，没有个人的立场，甚至没有爱，没有真诚。老师指责他最凶的那一天，下午他没有再找我上学。我一个人去学校，上课铃响过他也没来，然后一连好几天也没能见到他。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关心他的缺席，甚至没有人过问。

第二天，他的姐姐送来了请假条，说他住院了。

几天以后就听到他病逝的消息，他死了，彻底地远离了我们。大家这才懂得流泪，在去他家看望他母亲的时刻，面对他的遗像，面对那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母亲，许多孩子都禁不住哭了。

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我们对人的麻木和冷漠一向是通过死才得以震醒的，仿佛只有死才换得来良心的发现。



咬舌自尽的狗

□ 林清玄

有一次，带家里的狗看医生，坐上一辆计程车。

由于狗咳嗽得很厉害，吸引了司机的注意，反身问我：“狗感冒了吗？”

“是呀！从昨晚就咳个不停。”我说。

司机突然长叹一声：“唉！咳得和人一模一样呀！”

话匣子一打开，司机说了一个养狗的痛苦经验：

很多年前，他养了一条大狼狗，长得太大了，食量非常惊人，加上吠声奇大，吵得人不能安宁，有一天觉得负担太重，不想养了。

他把狼狗放在布袋里，载出去放生，为了怕它跑回家，特地开车开了一百多公里，放到中部的深山。

放了狗，他加速逃回家，狼狗在后面追了几公里就消失了。

过一个星期，一天半夜听到有人用力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只大狼狗回来了，形容枯槁，极为狼狈，显然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奔跑和寻找。

计程车司机虽然十分讶异，但是他二话不说，又从家里拿出布袋，把狼狗装入布袋，再次带去放生，这一次，他从北宜公路狂奔到宜兰，一路听到狼狗低声号哭的声音。

到宜兰山区，把布袋打开，发现满布袋都是血，血还继续从狼狗的嘴角流溢出来。